

广西军史资料丛书

进军广西日记

广西军区政治部
广西区党史办 编

西人民出版社

进军广西日记

(1949.11.6—12.4)

刘天野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夏永翔

进军广西日记

刘天野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印刷 广西桂苑印刷厂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5

字数 98 千字

版次 1992年4月第1版

印次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7-219-02031-7/E·6 定价: 2.50元

目 录

编者按语	(1)
从武冈出发 (11月6日)	(3)
火塘边的闲谈 (11月7日)	(7)
预计从临口进广西 (11月8日)	(8)
北京传来的电波 (11月9日)	(12)
离天三尺三 (11月10日)	(15)
“打到贵州去!” (11月11日)	(18)
进入贵州 (11月12日)	(22)
侗家村寨 (11月13日)	(26)
跟侗胞结拜兄弟 (11月14日)	(30)
“我们是红军!” (11月15日)	(34)
苗岭山区春谷声 (11月16日)	(37)
胜利的消息 (11月17日)	(39)
再走一步是广西 (11月18日)	(40)
美景不胜收 (11月19日)	(43)
初遇游击队 (11月20日)	(46)
追! (11月21日)	(51)
全师宿营在一起 (11月22日)	(55)
总部命令迅速前进 (11月23日)	(56)
百里奔袭 (11月24日)	(58)
黑夜插到柳邕线上 (11月25日)	(61)

敌人逃窜的狼狈相(11月26日).....	(71)
战场上的“稻草人”(11月27日).....	(78)
向忻城进发(11月28日).....	(83)
突破敌人在渡口的阻击(11月29日).....	(88)
进入敌尸遍野的游击区(11月30日).....	(97)
奔向上林(12月1日).....	(102)
宾阳——六小时奔袭百里(12月2日).....	(107)
昆仑关之战(12月3日).....	(118)
南宁前线(12月4日).....	(124)
胜利的凯歌(12月中旬).....	(132)
作者的话.....	(134)

编者按语

1949年下半年，当湖南、广东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向广西进军，围歼国民党白崇禧集团。

白崇禧集团经衡宝战役的沉重打击，主力退入广西，经过强行抓丁和编并地方团队，恢复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其兵力为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连同由广东逃至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在内，总兵力近20万人，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但是，敌人由于连续被歼，已成惊弓之鸟，士气十分低落。

针对广西敌情，第四野战军首长认为，广西作战的关键是采取大迂回动作，首先切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半岛、退钦州的道路，尔后再依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并据此于11月4日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广西作战的部署。中央军委于6日批准上述部署，9日又进一步指出：“白崇禧部在无法逃往云、贵时，将逃往越南，……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

按照上述部署，我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十三、十五兵团和第五野战军第四兵团的9个军40万雄师，发起广西战役，造成诸军合击态势，进行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战争。11月6日，我西路军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由湖南省洞口、武冈向靖县，通道之敌攻击前进，守敌望风而逃，我军顺势攻贵州省黎平、从江等地。与此同时，我南路军

主力亦由广东开始向广西博白挺进。第二野战军主力则突破敌川黔防线，逼近贵阳、遵义。在广西的白崇禧集团处境十分孤立，决定乘我西、中两路军尚未入桂之机，夹击我南路军，企图控制雷州半岛，进而打开通往海南岛的道路。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11月24日指示，我第四兵团及第十五兵团一部在粤桂边粉碎敌“南线攻势”；我中路军的第十二兵团及西路军的第十三兵团第三十九军南下桂林、荔浦、梧州及柳州，拊敌背后，配合南线作战；西路军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继续挺进百色。

至12月2日，我军解放了东兰、宾阳、武宣、梧州以北广大地区，各追歼逃敌一部，余敌向南宁、钦州、防城逃窜，白崇禧则坐飞机逃往海南岛。

12月4日，南宁解放。

12月11日，我军占领镇南关（今友谊关），控制了中越边境，敌除约2万人逃入越境外，其余均被我歼灭。这次战役，我军共歼敌17.3万人，解放了广西全境。

11月6日，本书作者刘天野同志作为前线记者，随西路军第十三兵团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七师政治部从武冈出发，进入贵州，后又随前卫营一一七师三四七团三营进入广西，经融水、罗城、柳城、柳江、忻城、上林、宾阳，于12月4日夜进入南宁。

这本小小的日记，虽然不足以反映广西战役的全貌，但作为一个亲身参加者，尤其作为一名随军记者，从一个小小的角度原原本本记载其所见所闻，实为难得。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政治部
部武装斗争史办公室1992.3.

从武冈出发

(11月6日，雨、茶江)

凌晨8时，由湖南省武冈县城出发。天是乌黑的，密密地下起雨来了。

在一个地方住惯了，突然想到要走，想到以后也许不可能再来，心里总有点怪味儿。真的，我还没有感觉到这又是一次伟大战役的开始。这是“打到广西去，活捉白崇禧”的行军。听说，今天要走70里。为什么走这么远呢？以前不是由每天30里走起，慢慢加多吗？10月10日解放武冈，休整20多天再就走长路，有点吃不消。大家说：“这次战役真不善，以后一定会跑出两条铁腿来！”

雨，雨，解放军一出发就下雨。好几次战役开始都下雨，一打仗就下雨。在武冈呆这么久，连雨丝也没有，现在大雨落在地上，泥巴辟里拍拉的，真不好走。而且，在泥巴里走小路，真有点别扭。我听到有人在开玩笑：“解放军就是真龙出世，龙王出来，雨也出来，你看那一次解放军出发不下雨？那一回解放军又不打胜仗呢！”另外有人说：“我们就是要和老天作斗，看那个胜利！”出了武冈二三十里地，雨渐渐小了，但却是斜风斜雨，把新发下舍不得穿的新

棉袄都淋湿了半边。棉袄沾上水不但笨多了，而且湿淋淋的，使行动不方便，新棉裤也沾上了大块大块的泥浆。

路真不好走。前面有几个捉鱼的乡下小鬼，放下了竹篓，抬了几根木头替我们搭桥过沟。战士们发出了一片笑声和喊声：“小老乡好，打白崇禧记上你们一功！”

小鬼们动作越来越积极起来了，光笑着做，不吭气。

谁知道这叫什么山，笔直笔直地上去，爬了几里路，累得满身是汗，真如师宣教科副科长徐健民同志说的：“外面的雨水湿进去，里面的汗水湿出来！”雨水汗水把厚厚的棉衣都湿透了，汗气闷在胸前背后，从颈脖子上象蒸笼的汽水一样冒出来，怪难受的。大洋马踏一步喷一下鼻子，汗气和山腰的云雾混在一起，分不清什么是云，什么是汗气。爬了半天，在一座亭子附近休息。我抽出一双草鞋垫坐，免得泥浆沾透了裤子。山上下来几个担东西的老乡说：“你们还没有走到一半，这座山上十里，下十里！”

我们在云雾里爬上去还没有走到一半，回头一看，在山谷底下小路上爬来的白点点，正唱着歌，向云端爬来。有时云朵飘来，三尺以内的东西都看不见，只听到有些同志在骄傲地大笑：“哈哈，我们会腾云驾雾了！”“哈哈，我们要从云雾里钻出来了。”但看不到说话的人。

当我们冲出云雾以后，只见山腰大雾迷漫，水蒸气把草绿色棉衣都仿佛染成白色了。山上空气比较稀薄，人们呼吸比较困难。但是，宣传队里那些在武冈新参军的学生们，仍非常高兴，唱着：“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战士们议论说：“这些娃儿们走垮了就不咯了，保证两天就垮！”

的确，参军开始就急行军是不容易的。

预定宿营地是高坪。我们爬过了大山，钻过了密密丛丛的竹林，还见许多雨水洗得碧绿的芭蕉，景色是挺美的。有人说：“当兵就是看得多，这个画面，不是世界上最美的电影镜头吗？”后来，走着走着就没有几个人说话了。汗臭，身子累，路滑得难走，摄影记者刘俊把照相机都准备好了，但是漫风漫雨不能照。不知不觉，走了70里，到了高坪。

高坪只有几间房子，宿营容不下，首长决定再走20里到茶江，我们又开始下山！天黑下来了，黄昏看不见田埂小道，许多人摔到田里去了，队伍还在迅速前进。路滑难走，赶队伍更难，身体弱的同志掉队了。快到宿营地茶江的时候，天乌七八黑，向导不肯带路了。他说：“这么下大雨，天又黑，滑得要死，我熟悉的路也走不了呀！”通讯员向他说了许多好话：“老乡，我们爬山过水，大雨泥巴里走了90里，你带一两里找房子也难吗？”向导扶着拐杖，一步一摸，狠狠地摔了几跤，恼火地说：“走不了，走不了，我要点火把走！”

老徐的电筒对我很有用处，他时刻提醒我，“过沟小心！”“过桥！”“下坳！”

他预备用手扶我，但我已经从丈多高的田坳上摔下来。有时遇到难上难下的地方，我们便手拉着手，但结果他也摔了几跤。在黑暗里，只听到后面不断发出的喊声：“哟唉！”“妈的，又一跤！”

“不要打电筒！”电筒光一闪一闪，后面同志跌得更多，吼叫起来了。师政治部主任年纪较大，原来不得不用电筒照路，现在也默默地把电筒收起来，好容易才挨到宿

营地。

宣传队的小伙子们又哗啦啦地唱起来了。

分配给我们师宣教科宿营的房子里，老乡挺好。我们一到，全家男女老小都起来，给我们烧水洗脚，替我们做饭，热情得使我们非常感动，正如老徐在路上给我念的一首诗那样：“同志，前进呀！爬过那个山就是宿营地，那里有火的温暖和老乡的热情在等候我们！”这首诗写在了一本精致的小书上，不知道是谁写的。现在的情景，正符合那首诗的预言：老乡架起了熊熊的大火，替我们烤衣服，我们抢着替老乡扫地挑水，老乡却不让我们动手，说：“你们辛苦了，半夜还上山走，现在应休息啦！”

房东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和我师宣教科女收音员小吕抢着切菜——动身前发的大鱼。她听不懂话，只顾抿起嘴笑。切完鱼后，她依在她妈妈身边撒娇似地望我们。大伙儿围在火塘前取暖，老房东跟我们聊天说：“你们今天爬的山，叫枫木岭，明天还有90里山路要爬。我们这茶江，从来没有过兵。从武冈来的人说，你们是共产党的兵，救苦救难的兵呀！那个国民党兵就坏得难说呀！”

行军20个小时，爬山越岭，又饥又乏，我铺好了稻草就睡了。女收音员小吕白天背的东西比我背的还多。当我们几个人疲劳地倒在地上睡了一觉醒来时，还看见她燃着一盏小灯，架起了天线，俯在收音机前记录北京的广播，难道她不知疲乏吗？我招呼她说，应当休息，今天走了一天，明天还要爬90里山，不早休息会吃不消。她擦了几下焦红的眼皮，哈欠一下，然后回答我说：“战士们需要消息，不工作出不了报纸！”

我又昏昏地睡着了。夜是这么静，只有行军疲劳的人从稻草里发出的长长的鼾声。

在这一夜，有多少进军广西的战士们在山头上露营呢？

火塘边的闲谈

(11月7日，雨，绥宁县长铺子镇)

今天，又爬过90里大山，两天走了180里，到绥宁县长铺子镇（今为绥宁县城）宿营，大雨、泥泞，疲乏。

长铺子是巫水旁边的一个小镇，山洪暴发曾经把许多房子冲走了，我们住得很挤。外面下着大雨，没有办法出去看看。我们围着火塘，在烫脚的时候，师宣教科的美术工作者老史，又和我谈起艺术来。他说：“我刚参加部队时，什么也不懂，党和部队教育了我，现在居然自己有创作。我们的部队真是个大学校，许多原来一字不识的贫雇农，现在不仅可以写通知，看报告，还可以看高深的理论，欣赏艺术作品。部队也是生活素材最丰富的地方，有许许多多英雄故事，血的故事，部队的工作人员本身就体验不少的生活……”

他还没说完，就匆匆地取出一堆画片，我开始以为是印的，他说：“不，是我在战争的空隙里画的。天天行军作战，简直没有时间搞它，画得不好，请多批评。真的，许多

好的东西没有画出来，等广西战役结束以后，安静地创作，我今后最需要的是时间和创作。”

我翻看了那一堆画片，是东北战斗英雄素描，其中有一套《孤胆英雄》，画着该师一个战士冲入敌营作战的英勇事迹，画得非常仔细而有力。我又想起在武冈开“庆祝武冈解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他布置的会场，隆重而庄严。

我鼓励他说：“好得很，以后找机会出版！”

他有信心地回答我：“是的，许多东西都在行军中精减了。这些素描，经过好几次战役，我都保留下来啦！”

预计从临口进广西

(11月8日，雨，绥宁城外)

天没全亮，就听到有人一面吹哨子，一面喊叫：“灌米，灌米！”

我们在米袋里灌满了大米又开始行军。据说今日路好些，心里满高兴的。谁知道刚踏上道路，才知道泥泞简直可怕，每走一步，脚和腿都陷在泥泞里，费挺大的劲才能拔出来，一不小心就滑倒在又烂又厚的泥巴里。牲口也在深深的泥潭挣扎。饲养员大汗淋漓，又赶又拉，仍毫无办法。在行军路旁，就有几匹牲口陷在泥里。一匹大洋马滑倒了，跪在

泥泞里挣扎，泥泞淹到马头上，马背上的驮子也淹没在泥泞里。饲养员拼命拉住马缰，只见牲口伸长了脖子，头一仰一仰地挣扎。饲养员大喊：“哎呀，哎呀！它快死啦！”另外几个饲养员赶去把驮子取下来，泥泞都缠在他们的膝盖和大腿上。

马依然挣扎着。它绝望了，索性把马头钻进泥泞里，连马耳朵都看不见了。

马使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倒在那儿不动了。

大伙儿赶去，用木棍把马抬起来，才把马救活。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说：“人受罪，牲口更受罪。”

在爬过山崖时，有一匹牲口摔到几丈深以下的梯田里去了，摔断了一条腿。大约又累又饿，它躺在田里，伸长脖子，探吃旁边的野草。

牲口陷入泥泞，摔到崖下，是天雨路滑，也是口令传得不好的原故。前面的牲口吃了亏，战士们马上往后传，“牲口注意！”口令传得太快，以致该注意的地方早过了，不必注意的地方又注意了。后面的战士，赶着牲口，却不知在那里应该注意，结果还是吃了亏。根据这个教训，现在的口令传法是，一面指着该注意的地方，一面传令：“牲口在这里注意！”

行军速度还是慢极了，人时时刻刻站着等牲口，等摔倒在泥巴里的同志。通讯班的许多小鬼摔得直叫，一会儿骂天不该下雨，一会儿用脚踢路面上的泥团，生道路的气。不知谁在那里喊：“记下你摔倒的次数，跟白崇禧算老帐！”那些小鬼都十四五岁，一起跟着喊：“跟白崇禧算老帐，不是他我们不会到这儿摔跤！”他们互相打打闹闹，指着别人的

鼻子说：“白崇禧，来吃口泥巴！”“让白崇禧狠狠摔几跤！”

宣教科的通讯员小孟，爬山时在滑溜溜的石块上摔得吭不出声，我开玩笑说：“这一下可摔死了吧！你刚才还笑我摔跤！”半天他站起来，拍拍胸部说：“这么容易就摔死？革命还没有够呢！”

他又在路旁折下一朵野花，偷偷插在旁人的身上，哈哈大笑起来了。

通讯班是最活泼的。只要走得慢一些，就听到他们拉歌子，唱着《刘胡兰》的插曲，使劲地拉别人唱歌：“三班，来一个！”“文化教员，来一个！”他们又学着女文化教员的腔调，娇声娇气地喊：“通讯班，来一个！”他们又喊师政治部主任：“407，京戏唱得好，来一个。”王主任给喊得脸红，京戏还是没有唱，只连连说：“我请人代！”

老徐说：“这叫做——歌声飘扬在山沟里！”

到绥宁县城(今为寨市镇)大休息。雨哗啦啦地下着，老乡还围在店门口看我们。三六部(三四六团)是师的前卫，先从这里经过了，老乡认识了我们的军队，非常欢迎，店铺老早开了，同志们赶去买胶鞋买伞。三天路程，鞋子烂完了，以后路还远着，能不能买到鞋呢？

管理科长通知，成立二梯队，把必需的东西自己背着，不十分急需的东西要精减，放在二梯队。宣教科的同志把收音机备用零件也精减了。我还有什么东西应精减呢？那只有精减背包了。我到马驮子上背包里，取出一件毛衣，几张稿纸，加上牙刷、口盅，随身带着，就是我今后行军的全部东西。我不知道，没有背包军毯，今后能否熬过无数的寒夜啊！

许多同志只把内衣取出带在身上，不要被子军毯，认为反正“黄金被”（稻草）是挺美的。

“有情况吧！为什么成立二梯队呢，一定又要急行军吧！”许多人在猜，但上级未作答复。在出绥宁县城时，前面部队奔跑起来，大家以为有情况。原来预计，我们准备从临口（城步县与通道县交界地方）进广西。不料，出绥宁城八里路，便得到“停止待命”的消息。天雨，大家在路旁坐下等待，心里非常焦急：“为什么不走呢？天又快黑了！”

等了很久，管理员淋着雨对我们嘶哑地喊：“同志们，今天我们就地宿营，二中队（滇黔部队关）只有三间房子。前面也没有村庄，没有房子。同志们，我们要记住动员时表达的決心：不怕苦，不怕露营！我们今天就要在雨里露营了，大家有没有决心？”

“有！”钢铁般的声音。

但是，我们宣教科还是分配到一间小房子。大家架起了淋湿的柴火做饭，烟熏得挺难受。我们一面烤棉衣，一面谈着苏联军队的生活，电影上看到的苏联军队也和我们一样，到宿营地便围在火炉边烤火聊天。通讯员小孟忙坏了。他招呼老徐的牲口，搬稻草，搬柴火做饭。三个通讯员小鬼抢着做事，又彼此挖苦：“你呀，你的功，没沾上边呢！”一个小通讯员说，他的父亲是面粉厂工人，他原来想回家吃白面，过快活日子。现在，上级号召进军广西立功，做个光荣总结，他也要得个光荣牌牌。小孟抿着嘴光笑。老徐对他俩说：“15年后，你们两个，一个当师长，一个当政委，正好！”

吃完饭，大伙钻进稻草里睡了。

北京传来的电波

(11月9日，雨、绥宁县境)

4时半出发，走了10里路才天亮。

黑暗里摸山路，什么也看不清，只听到溪水在山脚下冲着岩石的响声，使人非常担心，我们前后同志拉住手，牵着衣角，紧张极了。雨下得很大，山道旁伸出来的树枝时时钩住我们的伞，把叶子上的水滴撒在我们脸上和颈里，冰凉凉的。

冬天的早晨，山谷里的寒风非常强烈，我们穿了棉袄还冷得发抖。昨夜睡得不十分好，寒风从屋檐下吹进来，我睡在火塘边的稻草里，开始时有火烘烤，盖些稻草和一件棉袄就够了。当火熄了时，湿气从泥地上透出来，便觉得抗不住冷。一间破破烂烂的土房子，地面上到处塞满了人，连脚都再也伸不下去了。

宣教科的女收音员小吕记录广播新闻后已经半夜了，只在火塘边一条五寸宽的木凳上躺了一会儿，冷得她起来烧了几次火。白天爬山越岭行军，夜间到宿营地还要工作，连日连夜的疲劳，现在天没亮又出发，没有经过艰苦锻炼的人是难以忍受的。我们的女工作人员，不但与男同志一样艰苦，